

願為使徒 傳承臺灣文學之光

張俐璇

老師 小檔案

系 所 文學院臺灣文學研究所

專 長 臺灣文學史、臺灣文學場域、臺灣小說、戒嚴時期報紙副刊研究

教授科目 性別、歷史與臺灣小說、戰後臺灣短篇小說選讀、臺灣文學的研究與轉譯、戰後臺灣寫實主義小說專題、戰後臺灣文化場域與文學生產

學 歷 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學士
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
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

經 歷 國立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兼任講師
致理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案助理教授
台灣文學學會第一屆秘書長

現 職 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

榮譽紀事 時報文學獎（書簡組）優選
教育部文藝創作獎短篇小說教師組特優
國立臺灣文學館臺灣文學數位遊戲腳本徵選佳作
國立臺灣大學教學傑出教師

採訪・撰稿／羊敏丹
攝影／楊文卿



臺大出版中心





雲微微裂開了縫，透出曙光，張俐璇和同儕一起走在曙光照亮的路上，他們像使徒，希望將臺灣文學這條路拓深拓遠，一路上也溫柔澆灌路旁土壤，土地冒出了花，吸引後人前來隨行。這條路，不難想像會更熱鬧吧！

還在暑假，臺大國青大樓三樓臺灣文學所的會議室卻熱鬧極了，投影幕前的大桌邊圍了六個人，六人手裡都拿著遊戲用的卡牌，還沒湊近，便聽到討論遊戲設計的聲音。張俐璇握著卡牌，雙眼炯亮看向桌面卡牌，顯得十分專注。

她一身水藍連衣裙，蓄著肩上短髮，人清清爽爽；不說，還不知道是教授，在學生堆裡，反而更像是親切的大學姊。玩遊戲的空檔，她熱情走來替記者與攝影師拉出椅子，倒起麥茶，臉上帶著淺淺的笑。

讀文學的人，在一般印象裡氣質偏向靜態，張俐璇身上散發著嫺靜，但說起話、走起路，輕快確實。這會



■ 修課學生設計出臺灣文學桌遊，張俐璇與學生正專心試玩。

（楊文卿／拍攝）



■ 張俐璇習慣成套收藏臺灣文學叢書，以便研究。
(楊文卿／拍攝)



■ 學生設計的文學桌遊遊戲卡牌。
(楊文卿／拍攝)

兒，她已放下手邊的桌遊卡牌，走進研究室，記者問起方才的文學桌遊，她說是去年一門課的成果，修課學生以臺灣文學史為骨幹，合力規劃桌遊草案；她除了支援內容發想外，也積極導入外部資源，找來出版社編輯、設計師，讓學生的創意與心血有更好的呈現。

她說完，便拿起這套籌備中的文學桌遊卡牌，如數家珍地介紹起每張卡牌上的書目，從寫作年代、作家生平至書籍封面，都說得仔細，眼睛裡全是光。越過她的身影，可看見研究室除了辦公桌那一角外，依著牆壁的都是書櫃，書櫃裡最引人注目的風景，是成套蒐集的臺灣文學叢書。她說，這是為了方便研究，起身拿起呂赫若的日記，娓娓道來這名臺灣第一才子的故事。

還沒導入正題，但她眼裡、話裡藏不住對於臺灣文學的愛。修過她兩門通識課的呂奇典，覺得張俐璇說起臺灣文學很有感染力，就讀農化系的他推薦系上朋友來修課，結果原先的門外漢竟也聽得津津有味。

文學敞開新門 更貼近腳下土地

這讓人好奇，之於張俐璇，臺灣文學的迷人之處為何？她想了一下，莞然笑說，讀臺灣文學很像在聽阿公講故事。

張俐璇是臺南人，爺爺是雲林農民，她自認熟稔臺語，就讀成大大文所前，參與關懷臺灣文學發展的鹽分地帶文藝營，沒想到營隊裡有些課程聽不

懂，「因為全臺語上課」，震撼很大；同時間，她也接觸到推廣臺灣文學的賴和文教基金會，對長期浸淫古典文學的張俐璇來說，這兩者提供了相當新鮮的臺灣現代文學資源。文學世界敞開一扇全新的門，張俐璇往門外走去，逐漸拾得臺灣文學的風華，一路上也更貼近腳下這片土地。

張俐璇說，文學動人在於作品蘊藏的情感普遍性，讀者可以在字裡行間不經意窺知自己的心事，而有所共鳴。但當「臺灣再加上文學，那是更貼近我們的」，因為「它跟這塊土地的特殊性連接在一起」。



■ 張俐璇認為讀臺灣文學就像聽阿公講古，很迷人。（楊文卿／拍攝）

她舉例：偏鄉有個舉止奇特的鄰居，不與外人打招呼，當常人覺得不解時，小說家便從此切入，寫出鄰居可能遭遇過歷史傷痛，如經歷白色恐怖，才變成如此鬱悶古怪。這樣便可以讓讀者理解怪異現象背後，不只是個人問題，還有更大的結構性因素。

原來，看見臺灣歷史文化，也是一種悄然無形的和解。「我們透過這些故事的表述，去理解不同立場的彼此，找到我們在這塊土地上，可以一起走下去最好的方向。」張俐璇說，這是她對臺灣文學最大的期待，而她在學校開授通識課程，希望將此觀念傳達給學生。



■ 張俐璇授課開明活潑，鼓勵學生發言。
(楊文卿／拍攝)

以學生為主體 課堂討論氣氛熱烈

期許溫厚深遠，張俐璇上起課來卻十分開明活潑，她曾以日本動漫為例子，講述性別的歷史脈絡，讓學生更能進入文本脈絡。呂奇典對課堂分組方式印象深刻，張俐璇發下臺南美食的撲克牌，讓拿到同一類型撲克牌的同學湊成一組，她邊介紹卡片上的食物，邊替食物分類，熱絡課堂氣氛，無形間也拉近了學生與臺灣文學的距離。

她特別關注學生課堂討論狀況。她認為通識課有趣的地方，在於學生來自不同領域，因此一個議題往往說法紛歧，是很棒的溝通練習。同樣修過張俐璇兩門課的陳璿安就表示，常在課堂遇見同學前所未聞的創意，十分有趣！老師則肯定鼓勵，回應同學的多元意見，必要時適時提醒。

「因為這樣，課堂討論都很熱烈。」陳璿笑著說到張俐璇的教學啟發了她。她今年暑假擔任高中國文科實習老師，在班級教書時，她鼓勵學生踴躍發言，並學著張俐璇的耐心與溫柔，不評論答案對錯，而是適當引導。

身教，確實可以影響學生。張俐璇回憶起，剛來臺大教書時參加「新進教師研習營」，營隊裡一名資深教師分享了「教學重點在於學生得到什麼，而非記得你是誰。」這句話，讓博士班開始兼課的她印象深刻，提醒教學時要放下自己，而以學生為主體。

設身處地 指導論文如冒險旅程

把「自己」放小了，反而更能走進學生心裡。今年甫從臺文所畢業的劉亦佳，是張俐璇首位指導學生，她說，和張俐璇結緣自一場演講，之前她沒修過老師的



■ 張俐璇與指導學生們感情很好，圖為導生聚合影。

（劉亦佳／提供）

課，因此確定指導關係對於兩人來說，都是一場冒險。但這段冒險旅程「很感人！」劉亦佳回憶三年的指導生涯，說張俐璇對她而言不只是師長，更像極了「姊姊」。

劉亦佳說，張俐璇很能設身處地為學生著想。她在碩三時遇到低潮，論文撰寫的進度很慢，甚至萌生休學念頭，張俐璇知道後，一直鼓勵說「慢慢來沒關係」。碩四時考量碩班修業年限，她們定時討論，劉亦佳幾乎每次都在會面前一、兩天交論文稿，張俐璇雖然笑稱「考驗老師的速讀能力」，但總能給予建設性意見，並說「就算拿到的是斷簡殘篇，還是會認真幫忙看」。

體貼入微的張俐璇理解學生的掙扎、困頓，又耐心指導論文撰寫。「我都覺得是因為老師，我才能畢業。」劉亦佳心懷感激。

得獎後，張俐璇仍謙虛地說：「今天我很幸運拿到傑出教師，傑出的不是我，是臺灣文學。」現今臺灣政治局勢緊繃，在教學意見調查裡聽見學生的共鳴，她說，臺灣文學像是土地的養分，讓後人看到前人如何走過種種挑戰，能讓學生之於當下臺灣有更多的思考與想像。

難忘葉石濤 黑暗中有一光

「臺灣和文學不能分開」，這是張俐璇攻讀臺灣文學至今最深的體悟。她在成大台文所時，修過已故作家葉石濤的課，葉石濤時已高齡，說話很慢。張俐璇回憶，她和同學擔心「葉老」如此授課，身體負擔很大，但葉石濤傳承臺灣文學的意志非常堅定，總堅持用國語一個字一個字地說完授



■張俐璇帶領通識課學生參訪文訊雜誌社。

(張俐璇／提供)

臺大出版中心

課內容。

葉石濤橫跨日治與戰後兩個世代，戰後克服語言困境，從日文轉以中文創作，雖經歷白色恐怖牢獄之苦，但六〇年代復出文壇後，創作不輟，舉起文學評論的大旗，一生矢志推動本土文學。「葉老」其人其事，完全體現了他的內心所嚮，張俐璇目睹老師開拓、奠基臺灣文學的身影，她說，「（因此）我們這一輩創作者、研究者，都有點使徒感」，希望能將前人事業傳承下去。

作為教育工作者，張俐璇確實也在杏壇全力揮灑，推廣臺灣文學，沃養學子。她的授課，帶領陳璿安重新審視中文文學「經典」為何；呂奇典想要投稿文學獎，她傾囊給予意見；她也鑽研如何將臺灣文學轉化為數位內容，並開設課程，找來外部資源，和學生合力發想文學桌遊、數位

遊戲，致力於臺灣文學親民化。

張俐璇拿出成大日文所學姊、作家賴香吟的書——《天亮之前的戀愛：日治台灣小說風景》，她說，學姊重現了臺灣日治時期文學面貌，這便是一種使命傳承。

其實此書書名，典出於臺灣日治時期作家翁鬧的小說，翁鬧曾如此形容臺灣文學：「雲微微裂開了縫，曙光就要灼灼地照亮高山、幽谷和平原。」前人如翁鬧、葉石濤，豐富了本土文學，為曾處於沉寂黑夜的臺灣文學找到破口，後輩便隨著裂開的天光，在高山、幽谷和平原走出路來。

採訪過程中，張俐璇說起臺灣文學，眼裡總帶著光，彷彿可以看見：她和同儕一起走在曙光照亮的路上，他們希望將路拓得更深更遠，一路上也溫柔澆灌路旁土壤，土地冒出了花，吸引後人前來隨行。這條路，不難想像會更熱鬧吧！



■ 張俐璇說學姊賴香吟的新書，很具有傳承臺灣文學的意義。
(楊文卿／拍攝)